

语言中的文学化现象

林萍香

浙江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摘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载体,二者息息相关、相辅相成。语言和文学是彼此渗透和浸润的状态,语言中的文学化现象大量存在,并且在不断丰富语言的表达形式。本文从语言中的文学化现象入手,对其进行分析和原因探究,以便更好地揭示语言与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语言;文学;文学化现象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1.1739

一、前言

语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自产生起就与我们人类社会密不可分。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文化载体。除却语言自身的发展流变,外部语言学对语言的影响同样深远。文学是文化的精华,是文化中最为壮丽的景象。作为文学载体的语言,势必会受到文学的影响并反映在语言中,语言文学化就是其中的突出现象。

近年来关于语言与文学的研究大多是从文学出发来探讨文学中语言的作用、语言在文本中的艺术效果。赵臻(2018)从本源性视域下论述了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提出将文学置于本源性语言的视域下,才能有效地呈现出文学的本质,即文学通过对本源性语言的呈现达到对世界本源的通达。孙焯(2020)在评《语言与文学研究诸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它打通了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壁垒,文学可以和语言学共享一套研究原则,即把索绪尔的“语言一言语”二元对立挪移到文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研究的“言语取向”理论。可见语言与文学的研究是以文学为主、语言为辅的,而本文将从语言出发,以语言文学化现象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以期更加深入地探讨语言与文学的关系。

二、语言与文学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记录文化的规范的符号系统,可见语言从属于文化。可是在关于文化的狭义理解中,文学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同属于文化的语言和文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二者同样密不可分,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关系。文学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特别是语言中文字的那部分,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文学;而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是对语言的一种丰富和升华,是对于语言的艺术化运用。因此,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作为文学的天然载体,二者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实现关系。

(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语言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使人类超越于动物之上,而成为诗性的生命,并使这种生命获得了永恒的意义。所谓“昔仓颉造书,有鬼夜哭”,语言的力量可见一斑了。语言自产生之日起,就不仅仅是一种符号,它

具有强大的自我繁殖能力,也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是这样定义文学的: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可见并非所有的语言都属于文学的范畴,只有经过艺术化加工并带有一定审美意义的语言才是文学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语言的标准,大多数时候都是依靠审美直觉来分辨。

(二)语言是文学的载体

语言是用来记录文学的符号系统,是文学的重要载体。没有了语言文字,文学将不复存在。语言其本身不仅仅是文学的一种形态,同时还承担了记录文学的职责。文学创作过程中,艺术构思和想象至关重要,但若无法用语言呈现出来,那么文学就只是空中楼阁,所谓“无字天书”纯粹是无稽之谈。在澎湃的情感涌动中,语言也许是苍白无力的,容易词不达意,但失去语言的文学就只是一种未曾外化的内心情绪。文学的形成需要用语言来表达,文学作品的保存需要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的记载,文学内涵的跨时空传承和传播更需要语言。

(三)语言与文学的相互作用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没有语言文学无从记录和传承,但不同的语言对于文学而言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比如在风格上,英语严谨、逻辑性强,汉语灵动飘逸,所以造成了英国文学重叙述,而中国文学重抒情。反映在体裁上的话,是西方文学多史诗,而我们中国文学多抒情诗。另一方面,文学也在不停地对语言进行丰富和规范。古代汉语的语法比较松散,方言的话就更随意了。我们的现代汉语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由此可见文学对于语言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此外,文学中记录的各地方言词汇和独具特色的表达形式,也让我们的语言越来越丰富和灵活多样。

三、语言中的文学化现象

随着人们文化水平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我们会发现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经常会出现语言文学化的现象。所谓语言文学化,是指交流中有意或无意地使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语言或情节,也指语言风格的文学化倾向。

（一）口语中的文学化现象

我们在日常交流中，经常会有意识地使用文学性的语言，即“说话文绉绉的”。大多情况下，人们说话不至于如此书面语化，但有很多文学元素存在于日常语言中。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形象，在我们国家也算是家喻户晓了，就算不能很详细论述她的人物形象，但是我们都承认她是多愁善感的代名词。甚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不需要用她的全名“林黛玉”来指称，直接用“林妹妹”就足够了。如我们遇到一个很多愁善感的人，我们会说：“她真是林妹妹。”相反，一个我们并不认识的人，但听到别人说：“她呀，就是个林妹妹。”我们可以马上明白她这个人是属于比较敏感多愁的那类。又如，我们要是看到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我们会说：“那真是孙悟空！”此外，我们中国人说话还喜欢用各种各样的成语、诗词、谚语等来辅助我们的语言表达，这些惯用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文学作品。对熟悉这些文学作品的人来说，很轻松就理解了。可是对于外国友人而言，他们并不具备这些文学素养，或者说就算他们曾经在自己国家学习过，但由于文化的原因也会造成文本的误读，因此外国人对于我们语言中的文学化现象是很难理解的。

（二）网络语言中的文学化现象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我们的网络文学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各种各样的网络小说、网络文体层出不穷。我们注意到，相对于“人—人”交流更加自由、随意的“人—机—人”交流的网络语言其实也出现了文学化的现象。例如早些年《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类网络小说流行的时候，看到一个高质量男性对一个女生又爱又霸道的时刻，网友纷纷就会说“这也太霸道总裁了吧！”或者“可以，这很霸道总裁。”我们看两句话中，居然出现了副词修饰名词的情形，造成了一种类似于形容词的效果。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网络上，在现实中我们也常常听到，如“可以，这很何XX。”甚至于，在我们的官方媒体中也出现了“这很中国”的说法。与英语对比，我们会发现在英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例如要形容一个人非常忧虑多疑、优柔寡断，就可以用这样的句子：He is so Hamlet. 可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西方文学的话，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就很难理解。

另外，网络语言中时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文体，如“鲁迅文学”、“林黛玉文学”、“发疯文学”、“凡尔赛文学”、“古风文学”、“伤痕文学”等。请看一个网友在淘宝催客服发货的对话：

顾客：难为你费心了，等你发个货哪里就等死我了呢？

客服：在我的桌面，可以看到几堆订单，一堆是待发

货，另一堆还是待发货。

顾客：？

客服：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催仓库小哥发货，让他日干夜干，却不知道他只有一双手。我或许更应该去帮他，而不是因着心里的一点念想，想再跟你多说几句话。

顾客：你瞧，又开始画饼了。我若是信了，只怕又哭断肠去。你这番说辞是单给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姐妹也有？

客服：我大抵是真的心碎了，横竖都在流泪，起来擦了擦眼泪，这悲伤没有由来。我向来是不愿意向任何人低头的，而如今却生出了低头的念头。也罢，大抵是因为那个人是你吧。

顾客：如此说来倒是我的不是了，显得我斤斤计较，越发不如别的妹妹了。我大抵是熬不过这一天了，单单是等着快递消息就心烦。我这心窝子，可比那数九寒天的冰渣子还冷。

客服：许是常念叨，心情感觉更沉重了些，想同你再说说却不知从何聊起，总该是我做错在先。今日我就催小哥加急安排两单，一单是你的，另一单还是你的。

顾客：哈哈哈，好！

通过上面的对话，我们能很轻易看出顾客和客服一来一往的对话中分别带着林黛玉和鲁迅的文学风格。“林黛玉文学”遇上了“鲁迅文学”，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诸如此类的交替对话，在网络交流之中已经十分普遍。

3. 特定符号中的文学化现象

在日常口语和网络语言之外，地名、人名和特殊称谓的命名中更加具有文学化的倾向。

（1）地名

中国人向来讲究命名，文人雅士更是如此。例如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就是根据欧阳修《醉翁亭记》中“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而得名。亭内有九院七亭，人称“醉翁九景”。其中意在亭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句意而来，影香亭取自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2）人名

从古至今，给孩子取名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古人的名、字、号到如今的大名、小名、网名、笔名。俗话说“女诗经男楚辞”，可见人们在取名的时候下意识就会从文学中寻找。例如“远鹏”一名，辄取自于《庄子·逍遥游》中的“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鲲鹏超脱于九天之外，父母也希望此子能如鲲鹏一般至远至高。又如“萍香”一名，取自“一池萍碎暗香浮”。这句诗化用了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的“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以及林和靖《山园

小梅》中的：“疏影横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大抵长辈们深感人生世事无常，诸多波折，所以希望孩子不论遭受多少风吹雨打，都可以破而立，散发出自己独有的芬芳。

(3) 特殊称谓

在我们的现代汉语中，形容一个人不太聪明，我们通常会说傻子、笨蛋。这两个词所表示的情感意义略有不同，“傻子”带有喜爱义，通常用于比较亲密的人之间。而“笨蛋”没有，相反这个词还带有鄙视、辱骂的意味。可是居住在湖南汨罗江下游的人却将傻子说成“醒子”。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们知道诗人屈原当年就是投汨罗江自尽的，而屈原曾在他的诗作《九章·渔夫》中说：“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民众们觉得屈原投江不值得，所以就反其诗意而用之，说他是“醒子”。久而久之，“醒子”这个词就保留在了湘方言中。

四、语言文学化的成因

(一) 语言经济性原则

文学作品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遍性。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这一体裁主要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这个人物形象已经被作者高度概括了，正如鲁迅所说的“杂取百家，合成一个”，这个人物形象既带有每一个人的影子，又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当人物形象一经创造并被人们接受后，就很快为人们日常所用。人们面对同一类性格的人或现象，不需要长篇大论地描述，直接从被大家认同的文学作品中取材就行。这样的做法减少了交流的时间以及编码译码的复杂过程，符合我们的语言经济性原则。

(二) 文学作品中文化词的强势替代性

文学作品中带有文化意义的词语具有强势替代性。例如“折桂”一词，最原始的意思是指折桂树的枝条。但据《晋书·郗诜传》记载：武帝於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后因以“折桂”谓科举及第。这也好理解，由于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在秋季，刚好是桂花开的时候，所以“折桂”就借喻科举及第。除此之外，在历代的很多诗人中也用了“折桂”这个词，如：

白居易《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人。

杜甫《同豆卢峰知字韵》：梦兰他日应，折桂早年知。

权德舆《伏蒙十六书寄示喜庆感怀三十韵因献之》：握兰中台并，折桂东堂春。

温庭筠《春日将欲东归寄新及第苗绅先辈》：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

甚至在《红楼梦》第九回林黛玉听说贾宝玉要上学了，就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由于“折桂”长期以来在文学的浸润中，所以这个词的比喻义变得高频，反而最初的意思就是不用了。我们在生活中并不说“我去花园折桂”或“我上周去折桂了”这样的句子，而说“全红婵在奥运会折桂了”。

(三) 人们文学素养、审美心理的提高

当今时代教育的普及，让每个人都能接受教育，知识不再像古代一样被权贵和士族垄断，而互联网的发展又让知识获取的渠道更加快捷和多元。人们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其文学素养和审美心理也越高。反映到语言中就是我们不仅追求语言表达的流畅、准确，更追求语言的优美、文雅。语言文学化现象就是脱胎于此，我们的语言正在由俗到雅地进行转变，不但有高级词汇的运用，更有语言风格的呈现。

(四) 增加语言表达效果

从语用层面来看，语言文学化在语言表达中更加生动幽默和含蓄委婉。试比较：

A：这孩子太调皮捣蛋了。 B：这孩子简直是个孙悟空。

A：小红很多愁善感。 B：小红是个典型的林妹妹。

A：小张太小气了。 B：小张就是个严监生。

在这三组句子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但在A组的例子中过于直白了，有可能会让听者感到不舒服。可是在B组中，所要传达的意思是一样，但相对而言更加有趣和委婉。用幽默代替责难，既保全了当事人的脸面，又传达了说者的意图，还给听者带来了艺术化的感受。

五、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文学化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背后有着文化、认知、心理、审美和语用的深层原因，可见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极其密切。本文意在抛砖引玉，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汉语，给汉语研究提供另一维度的思考。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仁可以一起参与研究，在汉语研究的领域中不断上下求索，至广大而尽精微。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64—72.

[2] 赵臻. 本源视域下的语言与文学[J]. 东南学术. 2018(3): 228—232.

[3] 孙焯. 蒂尼亚诺夫与被重估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从《语言与文学研究诸问题》一文谈起[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109—114.